

马琴妙／著

憔悴红

中国文联出版社

憔悴红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憔悴红/马琴妙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12
(北极星丛书)

ISBN 7-5059-3860-6

I. 憔… II. 马…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508 号

书 名	憔悴红
作 者	马琴妙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沙 雁
责任印制	白 诚
印 刷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11.8 千字
印 张	4.6
插 页	3 页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860-6/I·2978
定 价	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缘于对美好的追求和挚爱的神往，我的心灵拥有了飞翔的翅膀！



忧患意识与作家的责任感

——读《憔悴红》随感(代序)

汪玉良

马琴妙出生在西北高原一个相对偏远的小城镇,这是一个回族集居区,传统民族文化的滋润和严谨有致的家庭教育,使得她从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女孩子中间脱颖而出。

她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读完了师专,做过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出色的宣传工作者,屡受党支部和政府部门的表彰。然而,我们看到的马琴妙,却不仅仅是这些,尽管她在本职工作中不同凡响的业绩,很值得称道。我们看到的马琴妙,还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备受各种制约的回族女作家,她才华出众。她的著作出现在报刊上,使得当地的妇女乃至这一地域的父老乡亲们大为惊喜。她成了人们羡慕和赞叹的人物。

我认识马琴妙,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去参加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举办的全省民族作家笔会,她是参加这次笔会作者中年龄最小的,才十七岁。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已经在全国中学生作文报《萌芽》发表了散文《春天的脚步》。笔会期间,她的短篇小说《麦麦出嫁》因其题材的新颖和对主题挖掘的独特而受到与会作家的普遍关注。这篇充满人性关怀的小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时光过得很快,现在,马琴妙将自己十几年创作的成果小说散文集《憔悴红》拿给我的时候,我久久地沉浸在欣慰的喜悦中,当年初试锋芒的女孩,已经变得意想不到的成熟。毫无疑问,马琴妙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出现和她反映乡村回族妇女命运的作品,同样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琴妙是迎着新时代的曙光走向作家行列的,她的聪颖、智慧和坚韧的心理素质,使她的文学创作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灵气、才气和勇气。说她有灵气,是因为她有着一双观察入微的目光和理解人生意蕴的悟性,因此她能摄取人生最富有价值的情感,触摸情感世界中最细微的脉搏;说她有才气,是她具有把自身文化素养转化为表现生活内涵的艺术能力,准确生动地刻画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心理状态;说她有勇气,是她敢于直面严酷的人生,把笔伸向一个难以驾驭的生活领域,大胆触及不容忽视却又十分敏感的题材。她用有血有肉的形象,真实地揭示了人生旅途中的种种苦难和悲怆,焦灼地、深情地呼唤整个社会对那些处于艰难中的妇女给以人性的关爱。她的全部作品几乎都围绕着女性的命运,而这一命题涉及到的首先是对某些传统文化价值的重估与置疑。可以说,她是最先意识到自己的民族需要进行反思的作家之一。这使得她作品一开始就载着历史的重负和时代的使命。显然,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珍惜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传统中的一切并非就是生命进程中的一切。当传统文化一方面给当代人以美德教育,一方面其中的某些内容已成为当代人的樊篱的时候,冲突和碰撞将是不可避免的。作者通过对生活在特定环境中回族妇女的情感、愿望、企盼和由此而发生的种种矛盾的真实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她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生命状态,把读者引向人性的深层,生命的深层,在感同身受中掀开了人生艰难、沉重、无奈的帷幕,给那些遭遇不幸而



又充满期待的妇女以极大的人性关注和人道关怀。她用一种新的文化眼光探求精神,寻求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和提升,追求超越传统生存规范之上的精神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获得了极富感染力的艺术效果。

马琴妙一系列的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述说着山村妇女为冲破封闭、愚昧、保守,争取自由、幸福所经历的艰难竭蹶的悲壮历程。初恋的甜蜜破灭后,茫然失措的麦麦(《麦麦出嫁》),被狠心的父亲当作抵押赌债品而逃亡天涯的哈尔麦以及顶替姐姐强行嫁给赌徒的十七岁的索菲(《哽咽的广通河》),因早产而受到公婆百般躏辱摧残的苔丝麦(《憔悴红》),在亲人们的冷漠、欺诈和冷酷的压榨下终于含冤而去的茹茹(《雁过无声》),历经坎坷屡遭不幸终于精神崩溃的阿西娅,因情缘在重压下遭弃而寻死未果远嫁给陌生的山客了此一生的阿依莎,患了绝症临终前依俗订婚完了一家人心事的粉兰(《逝》),为了心爱的人坟头殉情的洁莉莱(《月亮作证》),都让我们陷入持久的惊悸和疼痛之中。马琴妙写的只是一个乡村上发生的一桩桩不幸,然而一个乡村便是一方真实的天地,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可以映射出一方地域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生存状态。鉴于这种现象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具有普遍性,因而便突现出作品的典型意义。读者会痛切地感到,生活在狭窄空间的妇女,在所谓三从四德等种种封建伦理道德的压榨之下的心灵在日益萎缩,其痛苦难以言状。作者既感动于山乡妇女忍受苦难的韧性与耐力,又哀叹于她们听任命运摆布的麻木与懦弱。她对山乡姐妹们不仅多一份理解与同情,更是对那个人人都遵循着的隐藏在血液中的生命轨迹无休止运行的状态,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悲伤。这是对人生磨难的沉重叹息,也是对历史深刻的反思。麦麦、苔丝麦、阿西娅、茹茹……她们的命运令人揪心、痛楚,她们的遭遇



是那么的凄婉而悲凉。作者用沉重的笔描写众多的弱者试图摆脱苦难的抗争,然而她们的希望在一次次单人独马的冲击中失败了。她们中的许多人所能做的只能是顺从,以便在道德上拯救自己。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说,马琴妙的每一篇小说,都是一种伸张人性的诉讼,她在努力寻求着一种理性的公正的判决。

作为一个理智的、清醒的作家,马琴妙看到了改变现状的不易,她在作品中力图揭示较之表层现象更加深层的历史根源。心地单纯善良的人们,需要遵循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和处世为人的喻示,来替人间的一切虚伪庇护。脆弱心灵一触到用礼教包藏起来的陷阱,便会痛苦得不知所措。屈从环境压力,削弱良知与命运说教之间的冲突正是悲剧周而复始出现的严酷现实,尽管谁也无法否认这些受害者曾经经历着怀疑和痛苦的内心斗争的风暴。《哽咽的广通河》中哈尔麦的拒婚逃亡,《憔悴红》中的苔丝麦以及《逝》中三代女性的悲惨经历都可以说是惊心动魄的,这些不幸的女性都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消逝在强大而丑陋的习俗的大网之中。她们在经历了人性扭曲,迷茫之后,有了孤独的觉醒,试图捍卫人性的正义和不可沾辱的本性,然而她们终于未能逃脱世俗规矩的惩罚。那些本来是她们的亲人、曾有过共同命运而现实中具有不同身份的人,唾弃她们,践踏她们,泼给她们一身的污泥,叫她们在众人面前变得卑微而渺小。担惊受怕的生活流程,无时不在的情感打击和抛弃等待着她们。微弱的辩白,小心翼翼的申诉,祈求理解的内心的呻吟,经不起洪水般的训斥、咒骂和野蛮的殴打而倒在污泥浊水中。悲剧就这样在苔丝麦、哈尔麦、索菲娅、茹茹……身上一幕幕上演,而这些备受磨难、又在怨恨中相互折磨的人们,原本是她们的亲人,生活中的好人,因而使作品中的悲剧的色彩愈发浓厚。



当然,作者并非只是让她的人物一个个成为逆来顺受的羔羊,她们中间有过礼教和习俗的反叛者,她们本着“女人不是弱者”、“人就是自我命运的主宰”的信条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然而维护旧秩序的势力过于强大,人们眼看着悲剧的发生而无法或者不去阻止。根深蒂固的陋习往往以规劝人的格言形式被传承下来的时候,陋习不再受到怀疑。而维护人道尊严的美好行为却被人们责怪为离经叛道。阿依莎、阿西娅、雀儿都反抗过,雀儿更是以一种非凡的勇气反抗拒杀她幸福生活的包办婚姻,面对阿大的威逼,她扬声疾呼:“阿大,我不嫁!”“不能嫁给心上的人,这辈子有啥个盼头!”她端起碱水喝下去,以自尽回答威逼,这种无畏的气概显示出一个刚烈女子的凛然正气,可歌可泣。然而雀儿只是众多少女中的一个,更多少女的爱情梦却在父亲们“我的女儿我说了算”的咆哮声中被粉碎了。丑陋的习俗,以一种文化传统的形式无处不在,它是法律之外的法律,人们就该毫无例外的受其制约,听其摆布;在这公认的习俗面前,任何人都不得违背、冒犯,否则就是对祖先的亵渎,就要受到惩罚。单纯、善良的少女们就成为陈规陋习的殉葬品。“女人认命就是福”的训诫,将一个个敢于抗争包办婚姻的少女推向火坑,迫使她们心理变态,使原本萌动的爱的欲望破灭殆尽,使生活陷入无穷无尽的不幸之中。丑陋的婚俗葬送着少女们的青春,使多少无辜的少女成为冤魂。苔丝麦的悲剧是最典型不过的,因为她早产就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她被怀疑,被蔑视,被诅咒,狠心的婆婆因她“辱没家门”让儿子在后墙搭上梯子翻过去逐出家门,连声咒骂“这种脏东西怎能配踏我家门坎!”就这样,一个年轻女人的一生便被断送了。

封建伦礼和落后习俗,作为民主、现代文明和妇女婚姻自由的逆动力,在偏远的农村山区其势力至今还很顽强。小说

作为形象反映这一状态的手段,塑造了一批封建礼教卫道者的形象,他们作为农村文明进展的后滞力和破坏力,始终横在进步文化的对立面。由于他们并非是恶人,他们的破坏行为不只是由性格品质决定,而是与家族势力、宗法观念相依托,因而俨然是一批包办婚姻的执法者。善良妇女的热情和信心,几乎一次次地被他们挤兑得丧失殆尽,要么俯仰随人,要么走投无路,蒙羞苟活。对无辜的女人来说,死许是一种回答,一种抗议,也许是一种生命的超脱。然而对卫道者来说,始终是无动于衷的冷漠。还有一种人,他们是攫取者和虐待狂,阴森森的吸血鬼和恶棍,视人为商品的谋害者,他们在卫道者有意无意地掩护下行凶作恶,残害女性。作者对他们的丑恶嘴脸和罪恶作了无情的揭露鞭笞。

围绕着一个个不幸的妇女,作品中还塑造了一批她们身边的男人,像二虎、穆洒、尤素夫(《憔悴红》),“穿红背心的男子”(《山雀》),尔洒、黑麦(《雁过无声》),古百、白川(《逝》)等等,他们中不乏生活中的硬汉子,但大都是一些心地不坏而意志脆弱的人,生活在底层,都面临着摆脱困境谋求幸福生活的挑战,试图改变命运的期望,使他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们外出做工或远走他乡,做小生意,经历着生活中的种种风险,可是希望之门不愿向这些渴求者打开,多半成了爱情的失败者,甚至在面对心爱的人受到磨难时背离诺言或屈从压力而不去救助,从而陷入一生的懊悔之中。他们承受着痛苦,对自己心爱的人寄予无限的同情,然而他们接受先辈的布道时虽说暗暗流着血泪,仍然无力抗拒严酷的被迫分离的现实,生活中的陈规在警策着他们约束内心的冲动,眼看着把自己的幸福推向天边。人性活力衰微,导致生存空间的窒息,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失去希望,使生命失去应有的欢乐。老一辈的形象在马琴妙的作品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如我在前面说到的,他们在家庭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威不可动摇,他们多半是旧礼教熏陶出来而又固守旧习俗的卫道者。《哽咽的广通河》中哈尔麦的父亲、《雁过无声》中茹茹狠心的母亲、《逝》中的哈三老汉等,他们亲手制造了亲人的不幸,还以为这是卫护家庭尊严所必须的。那个固执倔强而又暴戾的哈三老汉,在他亲手断送了几代亲人的幸福之后,茫然喟叹:“这男女间的感情是咋回事呢?两口子不就是生孩子过日子吗?”一向视男女情爱为“不清不白”的他,第一次对自己的想法和作为产生了疑问。这是意味深长的。

有情人难成眷属,于是人间便有了那永恒的思念与创伤。作者在描写一桩桩婚姻悲剧的时候,让自己的情感与家乡亲人的命运交融在一起,并将个体体验上升为充满忧患与希冀的主体反映,因而她的作品活跃着亲人们也包括自己在内的生命的律动。失落的爱,泯灭的爱,使人高尚,还是使人卑鄙,作品中的人物都各自显现出人格高低与灵魂的洁浊。虽说一桩桩婚姻的完成,往往意味着爱的崩溃,然而人们最初的心灵碰撞所发出的火光,永远照耀他们各自的心灵世界,那瞬间的美丽,会陪伴他们踏上苦难的人生之旅,成为珍藏在心灵深处的精神慰藉。爱情被埋葬了,但是爱并没有死亡,生活并没有停止,爱在艰难地前行着,爱不仅仅是一个永恒的梦。雀,也许就是在同一命运中谋求幸福爱情道路上一个光辉的先驱。作者让自己的心灵高高飞翔,以成熟的心态承受现实生活带来的心理压力,并以一种庄重的使命感去反映她感受到的真实。这表现出一个有觉悟有良知的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美德,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赏。

马琴妙的散文作品,虽说并不像她的小说那样过于沉重,然而散文中的主要篇章和小说的内蕴、情绪紧密相连,是作家

情感的延伸与张扬。如果说在小说中作家用客观的描述和叙说与读者对话,那么在散文中作家却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向读者倾诉衷肠了。《夏日私语》中她面对风光无限的大自然咏叹不止,然而“顷刻间嘎然而止,一切回归原始的寂寞与我淡然相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是女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理还乱的千千结!”凄婉的呼叫动人心魄,细读此篇,似是小说系列的剖白与诠释。对玉兰花“傲视尘世喧嚣”《亭亭玉立》的赞叹和百般失落中“守着一份苦涩一份期待“,发出“要把一切遗忘“的呻吟,催人泪下。《撑起一个寂寞的世界》令人惆怅地想起麦麦、阿西娅们。在这茫茫的人世间,有人只是“想要一个家”保住小家庭的温暖而不得,而“徜徉街头”的人却不知“心灵的家园在哪里”,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心灵在发出疑问:“回家的人,是否把真实的‘自己’也带了去?”“冥冥中总有一双魔法无边的操纵着个体生命走不愿走的路,过不愿过的桥,见不愿见的人”,“人生,这只无底的杯子,怎么盛得下世人清明的辛酸?”对生活一连串的置疑,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寻求精神家园的驱动力。尽管磨难不止,然而作品中的人物仍以强烈的自尊意识,与苦难与不幸苦苦对峙,努力使自己不失去女性的尊严,在抗争中达到自我完善的境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马琴妙的散文作为表现生命意识的另一种形式,运用得自然而得体,她的散文蕴蓄着不甘自弃的潇洒和精神世界的优雅。一如古老的广通河的淙淙流水,时而哽咽,时而歌吟,时而幽暗,时而混浊,时而明亮,时而激越。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柔肠,描绘着险峻环境下大自然的宽容、润泽和亲昵,以映衬人性纯洁的美丽,昭示着真正的人性必定会绽放出明丽的色彩。在《麦索飘香的季节》、《魂牵孟达天池》、《古尔邦节在临夏》这样一些篇章中,作者获得的是另一种更加广阔的空间,面对生活中的甜美而怡



然自得的心境,进入一种畅想的清沏之中。

马琴妙是一个诚实纯朴的青年作家,她的作品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和召唤力,读者从她的作品中会亲切地感受到她身临其境的坦诚,情感灼伤的哀痛,心灵憔悴的投影,吐露本真的恳切。读者在读她的作品时顷刻间就会建立起心灵的沟通。作者的思想境界和真诚的艺术呈现,获得了我们的信赖。她没有迴避现实,逃避现实,她没有用廉价的大团圆式的结局给自己悲情的作品装点欢乐,她的小说都是悲剧性的,就是那些描写自然、抒情性很强的散文作品也浸透着忧郁的色调,显示出她郑重的写作姿态和艺术风格。严肃的艺术一向就是对苦难、希望与人生道路的观察与写照。就这一点来说,真正的作家都是自我的囚徒,而创作则是心灵的呼声。唯其如此,她的作品则显得更有份量更有价值。这比那些专写小女人的身边琐事和私情纵欲的作品,痛苦得多,艰难得多,也珍贵得多。马琴妙的创作纯正高尚,她是一个对自己民族自己家乡充满爱心的作家,也是一个珍爱生命的悲情作家。悲悯是她的作品主调,生活的悲悯聚集在心头,呈现出一种凝重的忧患意识,全部的诉说颤栗着巨大的情爱与期待。她为民族沉重的负荷而悲,为父老乡亲和姐妹们经历的苦难而悲。她是一株由这块土地的苦水浸润挺拔而出的青苗,她拖着沉重的步伐在泥泞中孑孓而行,泪水在她的眼眶里闪烁如星辰,灵魂在她的血脉中跳荡如广通河的波涛。她在自我提升的哀凄中正体验着悲剧的巍峨与壮观。

二〇〇四年七月 兰州



目 录

忧患意识与作家的责任感

——读《憔悴红》随感(代序) 汪玉良

小 说 辑

麦麦出嫁	3
哽咽的广通河	17
憔悴红	22
雀	39
雁过无声	43
小马的烦恼	64
河边青青草	68
逝	71
月亮作证	95

散 文 辑

夏日的私语	107
想要有个家	110
撑起一个寂寞的世界	112

亭亭玉兰	114
今夕明月	116
徜徉街头	118
悲喜试刀面	120
秋水伊人	123
麦索儿飘香的季节	125
魂牵孟达天池	128
“古尔邦”节在临夏	130
后记	134

憔悴
红



小说辑



